

周

禮

問

西河合集

周禮問目

卷一

周禮非漢儒偽作四條

六官三官二官二條

古無三司名

冢宰

周禮與尚書周官大戴禮表裏

周六卿唐虞六卿

司徒司空

天地四時之名所始

宰夫

卷二

官名官職同異

人數多寡

周官祿數不給人數

分土三等同異

九州開田

周官非祭制

羅氏攻周禮之謬

周禮與他書同文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初晴稿

文輝克有
遠宗姬黃較

周禮問一

或問宋儒極詬周禮然未有實指爲何人作者至
宋胡宏包奎章直以爲出于西漢劉歆之手謂王
莽時歆爲國師始作周官經以阿莽至莽不欲爲
母服卽大集博士發周禮以定爲服總之制故此
書在漢初無有至歆爲列序始有其名著于錄略
得毋其書果歆所爲乎

曰此皆宋人誣妄毀經習氣好作此等語如誣孝經
爲劉炫僞作誣古文尚書爲梅賾僞作一類此最誤
古學者周禮自非聖經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
孟以前之書此與儀禮禮記皆同時雜出于周秦之
間此在稍有識者皆能言之若實指某作則自坐誣
妄又何足以論此書矣嘗讀景十三王傳知此書出
自武帝之朝爲河間獻王所獻武帝但藏之內府而
不行其書至成帝朝劉向奉詔校理祕書始發周禮
古文尚書左氏春秋諸書編作七錄此皆劉向事並
非劉歆故藝文志云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者陳

農求遺書于天下詔光祿大夫劉向校書經傳諸子
向條其篇目撮其指意錄而奏之會向卒哀帝復使
向子歆卒父業歆于是總羣書奏其七略故有六藝
七略之屬是周禮一書在武帝時已有之成帝時又
從而校理之且其校理者是向不是歆而乃以武帝
成帝時早有之書而移之非以父所校理者而移之
子則先以誣已而欲以辨人之誣所謂以暴易暴孰
知其非者也

又問漢書作于班氏在向歆之後焉知藝文志及
景十三王傳非卽歆七略中所傳而班氏述之者

此亦非實錄也

七略今不傳固無可考然歆能僞作周禮不能造爲周禮出處蹤蹟以欺當世假使河間獻王不獻周禮成帝不詔向校理周禮歆可造此諸事以欺同朝諸儒臣乎且景十三王傳云獻王所獻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言有經卽有傳與說記也此必非歆可造其語者乃考之藝文所志在當時所有之書則實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此班氏所目覩也此必非襲劉歆語也使歆旣爲經又復爲傳此萬無之事藉曰有之則傳

哉劉歆東西二漢亦安有兩將所稱博而篤者必不
止論廟一篇書矣且讀書常有究竟藝文志十樂經
云六國之君魏文侯最爲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竇
公上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則在六
國魏文侯時已有此書其爲春秋戰國間人所作無
疑而謂是歆作可乎

或又曰藝文志竇公節註引桓譚新論云竇公年
百八十歲兩目皆盲文帝問之云云恐劉歆與桓
譚楊雄同時交好竇公之說卽桓氏烏有之言乎
曰竇公獻周禮大司樂章或可造言其年老而爲樂

工則非可造言也且武帝好樂亦嘗以周官經定樂章矣藝文志于竇公獻樂章後即云武帝時河間獻

王好儒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作

樂記內史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為

謁者獻其書有二十四卷非舊記也劉向校書得樂

記二十三篇此古樂記與禹不同則在武帝朝且有采周

官經而為樂記者此不止竇公獻一篇且必非歆譚

行偽于周官經六篇外又作此二十四卷斷可知也

且周官之出在東漢人即有訛其非周禮者林孝存

也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本世瀆亂不驗之書損

斥不行因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是闕此書者亦且
明明云漢武時早有此書而效尤而與者反昧所從
來是學攻膏肓而不解墨守曳兵之卒也

且歆之發周禮立博士非阿莽也歆繼向校書實有
表章周官左傳及古文尚書毛詩之意故移文博士
勸立學官並非爲阿莽而設觀莽所願效者仿大誥
擬金縢皆今文而非古文餘可推矣世無學者但讀
王莽傳謂莽母功顯君死不欲居哀遂開祕府發周
禮會羣儒定制引周禮云王爲諸侯總弁而加裳經
遂擬攝皇帝仿諸侯之服爲母服總此實無理之極

並非故意而宋人必坐歆罪以爲歆實諂葬此卽作
周禮以爲行諂所自始夫因葬欲短母喪故特造一
書以諷葬則何難專造一修云太宰居攝則負扆行
政不當私爲父母服喪或絕或降而徒引司服職云
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緦衰爲大夫士緦衰其
首服皆弁經此與攝皇帝服母何涉而勉強寬合其
斷非專意所造亦曉然矣且葬傳明云平帝四年徵
天下通一經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
周官爾雅諸書能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則在平帝
未崩葬母未死以前顯行周官著于令甲而謂周官

之僞始于居攝則莽傳且未終讀何見他耶

或又問周禮自是僞書三代止有三卿而無六卿
三卿者司徒司馬司空也虞書命禹作司空命契
作司徒祇有此二官而無司馬歷夏殷猶然絲詩
乃名司空乃名司徒是太王在殷時亦止此二官
也至武王伐紂作牧誓然後有司徒司馬司空三
官之名見于經文其後周公定制亦止此三官觀
梓材立政皆祇稱此三官之名而不及其他。酒
誥變名爲圻父農父宏父亦三官別稱周時。公
卽以此三官爲之謂之三司若冢宰宗伯司寇並

無列在三官內者以此雜參之三官之間而謂之
六卿又謂之六官是亂制也且冢宰非官名也
者大也宰者主也言大主國事云爾並無齊學一
以上公一人當之如論語百官總已以總于冢宰
是也若宗伯則周無此官顧命但作大宗即商
先六大二曰大宗並不稱宗伯至春秋立
以夏父弗忌爲宗伯然非周官也若古文
官則儼有其名然古文尚書亦僞書正與周
僞者互相表裏此未可據也

周禮一書全以尚書周官一篇爲根柢故其書中各

周官經以祇記官制非禮制也。今既曰二書俱僞，則不得以周官証周禮矣。予卽舍周官以辨周禮，據公、三、代有三卿而無六卿，則不聞今文甘誓有大戰。甘乃名六卿乎？天子六軍皆命卿，諸侯三軍惟以三卿受命者爲之。此在春秋時，晉宋諸用兵皆然。故鄭証謂唐虞夏殷皆有六卿，雖其卿名不必與周官並同，然而不得限之爲三矣。是以孔安國証甘誓直引周禮夏官文：天子六軍，軍將皆命卿。卽宋人蔡沈集註亦云：六卿六鄉之卿，蓋天子六卿每鄉各一卿，無事屬司徒有事屬司馬。亦此周禮文也。故甘誓有六

卿之名昏義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有六官之名周禮一書直通三代而謂周制無六官六卿何其妄乎若謂虞廷祇司徒司空而無其餘則不知稷卨是米犧卨是牛命禹作百揆卨是冢宰命伯夷作秩宗卨是宗伯命臯陶作士卨是司寇此在稱名損益者有然如以官名不同遂謂唐虞無此官將唐虞稱帝夏商稱王得毋夏商無天子乎往見羅喻義闢古文曾有此說予略論之寃詞中而不竟其說以爲不足辨也今復聞此說亦可厭矣夫肅詩乃名司空乃名司徒以板築言也二官皆司土功也故他不及也牧誓

司徒司馬司空以司馬主兵政司徒張伍籍司空築營壘也是以宗伯與冢宰皆不及也如必以見經之日爲立官之日則殷高宗時必無冢宰何則以百官總已以聽于冢宰見之論語在殷忱命篇無此文也往有問于予者曰周禮六官何以不見于春秋諸卿曰見之其人愕然曰可舉似乎一祗以魯言之隱十一年公子羽父求大宰是冢宰也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是宗伯也昭四年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是司徒司馬司空也定十四年孔子爲司寇是司寇也六卿備矣其所以絕不知有是官

者以通稱大夫不專名耳。列國皆然不特晉宋吳楚。陳鄭諸國皆有冢宰太宰司馬司徒司空司寇諸名。見于春秋卽終春秋世不見一名者亦皆有之如衛未嘗見三官而尚書梓材曰我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在康叔時未嘗乏也。特周禮侯國止三卿而王制小國且減一卿而此則六卿俱備者蓋祇有是官不必盡命爲卿耳。向使讀春秋者在西漢之世祇見公穀而不見有左氏策書不幾謂周禮六官春秋無有此正學古者所大當猛肖而乃目賭一字而無思以滅字海虞至死不悟矣。

况二官三官隨事立名。庶不必以數限之。太王遷都則以司空司徒爲二官。王制論質成則以大司寇大樂市爲三官。曲禮典五衆則以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爲五官。又敘六太則以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爲六官。國語論八協則以司民司市司徒司寇牧人工人場人廩人爲八官。又敘九卿則以農師農正后稷司空司公太保太師太史宗伯爲九官。其有宗伯司徒司空而無冢宰司寇者不得謂無冢宰。司寇有冢宰大宗而無司徒司馬司空者不得謂無司徒司馬司空。此通識矣。

若謂周時三公卽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之謂之三司則大謬矣。歷考羣經自唐虞及周並無以此三官爲三公者。惟書傳有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語。彼謂六卿爲三公約有三等。一是冢宰司徒爲一等。二是宗伯司馬爲一等。三是司寇司空爲一等。每一等合兩卿爲之而又各取其下者以爲名。故云一曰司徒公二曰司馬公三曰司空公各兼二卿。並未云三公止此三官也。至秦制以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爲三公。漢襲秦制不改。歷哀平間始以司徒司馬司空爲三公。然尚有太師太傅太保三名在三公上謂之上公而

後漢因之。此漢制非周制也。若三司之名亦起後漢。章帝建初中使車騎將軍馬防位同三司。明帝時中使車騎將軍鄧騭儀同三司。後遂有儀同三司。官及開幕府又謂之開府儀同三司。此叔世官制。而妄稱周制可乎。

若謂冢宰非官則予向已辨之曰必非可食之物。夫公卿爲虛銜故三公可兼冢宰。冢宰可名六卿。宰亦虛銜則春秋有宰周公。公既虛宰又虛虛。且虛銜在六卿皆可爲之不止冢宰。召公以司徒而兼公。蘓忿生以司寇而亦兼公。故書傳有司徒公。

馬公之稱。且有時六卿中有爲公者。而司徒冢宰仍居本職。而位于其下。竹書王錫尹氏。父命爲三公。而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冢宰是皇父。以卿錫命。而番與冢伯仍爲天官。卿地官。卿而位其下。且爲之黨。此明明可按也。如謂無實職。則太宰雖統六官。總衆治而實有本職。王制云。太宰制國用而別禮。卽以九職九賦九式九貢專理財賦。故舊禮王度記云。天官冢宰一人。其班爵祿如天子之大夫。而班氏白虎通亦云。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此非無實職者。况掌治卽職也。如謂冢伯非周官。至魯春秋時始有此

名則周語宣王時號公諫不藉千畝卽有太師七之
太史八之宗伯九之之文此非春秋魯官名矣

若夫周禮一書出自戰國斷斷非周公所作予豈不
慨然周制全亡所賴以略見大意祇此周禮儀禮禮
記三經以其所記者雖不無參臆而其爲周制則尚
存十七此在有心想古學者方護衛不暇而欲遊絕之
地儼羊盡亡矣試思字書有蒼頡篇何人不知爲非
蒼頡所作然而考字者必引以爲據何也乃陋學放
恣并思謗毀尚書予已作古文尚書冤詞八卷辨之
詳矣五帝三王之書或從此可少安矣乃復以周禮

六官之說波及尚書以爲表裏作僞據其所爲僞者
謂尚書作于梅賾周禮作于劉歆歆在西漢末安能
取東晉梅賾周官而規倣而蹈襲之以成此一書此
固孩孺所不道者但其愚意單以爲六官六卿冢宰
宗伯諸名皆劉梅兩家僞造以亂周制故力辨之今
有真正周制爲劉梅所必不能造者以使之自省大
戴禮盛德篇云古之御政以治天下者冢宰之官以
成道司徒之官以成德宗伯之官以成仁司馬之官
以成聖司寇之官以成義司空之官以成禮故六官
爲六轡執此六轡以御天地與人與事謂之六政則

儼然有六官之數六官之名六官之次第與家宰宗伯司寇同列六官之位號而其書早出在西漢元成以前不惟不知有劉歆梅賾兩人并不知有古文的書與周官經兩書也此真周禮矣卽陋學曰劉梅襲大戴以爲言然亦周禮矣猶大學引如切如磋以爲說雖大學然亦詩矣可無辭矣

况尚書顧命篇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亦是六卿名公奭稱太保與畢公毛公皆稱公此以六卿爲三公者乃其次第則一如周官周禮六官次第當時芮伯爲司徒衛康叔爲司寇毛公爲司

空而其所敘者乃先後恰合故賈氏周禮序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別有芮伯爲司徒彤伯爲宗伯衛侯爲司寇此正指顧命爲言亦是真周禮俗所稱今文尚書者但經無冢宰司徒諸明文以不藉引據耳

尚書傳云惟元祀巡狩四岳註云舜格文祖年元始以羲和爲六卿春夏秋冬者并掌方岳之司爲四岳出則爲伯其後稍死驩兜共工求代乃伯是堯時亦有六卿并有天地四時之官此又墨郊子論官之外者又鄭註大傳夏書云所謂八卿

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是。唐虞。六卿。與。周。正。同。但。天官。非。冢宰。而。云。后稷。者。以。稷。本。天事。且。時。冢宰。名。百揆。位。六卿。上。故。小異。耳。則是。六卿。六官。在。今。文。尚。書。家。亦。且。云。唐。虞。夏。商。並。皆。有。之。而。反。以。之。疑。古。文。刑。官。不。亦。怪。乎。

或又謂古司徒典教虞書敬敷五教是也自周禮以官強配天地四時因以司徒配地作地官主土地之事遂使司空掌土反無職事不辭不虛其一以待後人之補之况天地四時其子所職所名俱參變不合此不特非周公所制幾見三代以前有

此名稱乎

周禮司徒職原似厯雜然古實如此如周語宣王料
民仲山父以司徒協旅爲言則實職與版民衆之事
王不藉千畝號文公陳九狗之法曰司徒五之則又
佐農正后稷司空土穀諸事故洪範陳八政井及司
徒以兼司食貨諸政故也絲詩遷都專舉司徒司空
兩官以度地作室縮版立廟實兩官共之者也然則
司徒地官矣其與司空共職土者亦自昔有之不必
始周禮矣且周禮旣作僞則六職參變或同或異惟
所欲爲何必故闕一以示漏紘考周禮山居壁時已

闕冬官獻王以千金購之不得乃取考工記一篇補冬官之闕其後南宋俞庭樞作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闕實錯簡在五官之內于是取五官中近似者割取之以別爲一卷而陳深又謂周官六職先王以五職以存體而虛一職以待用蓋司空有官無職董仲舒言大冬積于空虛不用故曰冬曰空如大禹召康公仲山甫召穆公宋皇國父司城子罕其所職未有專屬司空者其言甚辨但補固多事強割五官爲一官尤屬誣罔若謂無專職則又大謬大禹作司空專司治水子罕釋相爲司空獨執扶扑以巡行版築何

嘗無職解經如此輩盲撞瞎觸經所以亡古書自有闕論語無齊論非孔子不善作尚書亡其半不必于作書者有隱情也

若夫天地四時之名則自古有之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顛項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時以羲和繼之名天官地官此天地之名所自始也至于四時則左傳蔡墨論五行之官以木正勾芒爲春官火正祝融爲夏官金正蓐收爲秋官水正玄冥爲冬官土正后土爲中官而服氏于鄒子論官之証則凡黃帝以雲紀官炎帝以火共三以

木太皞以龍少皞以鳥皆有四時之名如春官爲青
雲夏官爲緝雲秋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春官爲大
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類歷歷可
據而至于少皞以鳥則直有祝鳩司徒鳩司馬鳩
鳩司空爽鳩司寇鶉鳩司事諸名見于其時其既有
司空又有司事註謂實一官而兩名以司空掌管造
之事既可職土而又可職工一如虞書之有司空又
有共工是以周禮于少宰之職于天官掌邦治地官
掌邦教後不曰冬官掌邦土而曰冬官掌邦事此正
與古王命名損益表裏毫釐不爽

大戴禮亦云百廢
不審立事大理飭

司而三鄭杜賈諸儒並昧昧不能註出而至乎今日
而始得指示以爲說真可嘆也然則舉世不學千載
漆室亦復何易讀周官矣

至若天地四時與職不甚合則亡友張南士曾言之
謂天地四時祇以紀數不必牽合職掌以自取間隙
古來無六數之物祇上下四旁謂之六幕因借此紀
官一如後世以甲乙枝幹紀庫舍之類此亦說之善
者觀少皞紀鳥便不必與六幕合此可驗也若曲禮
建天官先六太則直以天官事神五官治民又各不
同善讀書者如對琉璃屏一照並徹豈得遮蔽在一

處耶

或又謂天官一職既有大小宰二官掌其事矣則宰夫原可不設况宰夫卽膳夫亦卽庖人也今乃以宰夫列大小宰之次佐掌吏治則爲侵官既有膳夫又有庖人則爲濫役且膳夫最賤隸人天官已爲不倫况位亞宮伯躋之大府諸官之上又爲越職按檀弓杜賁曰賁也宰夫也非刀匕是供而禮防是議是以自罰則明明以宰夫爲膳夫而兩名錯出是爲亂典夫祗此天官首章而開卷如此豈非僞乎

宰夫佐二宰行命令誅賞諸事別有職掌此不過如
司徒下之有鄉師司馬下之有諸司馬後世令丞下
之有副倅但作佐領並未專擅何爲侵官且春秋原
有太宰小宰宰夫三官其稱宰周公者此太宰也公
也稱宰匱宰渠伯糾者卽宰夫也士也蓋公祇稱爵
卿則稱字士則稱名凡名而不字卽是宰夫故公羊
曰宰者士也上士以名通者也此可據矣且膳夫之
賤隸在天官且列之宮伯之下在亦疑之後讀雲漢
詩曰疚哉冢宰膳夫左右十月之交詩曰冢宰宰
仲允膳夫始悟膳夫甚尊凡天事有關本旱日食則

必及之。此真天職。所以周禮斷斷必列之天官之中。且其官關係不論卑小。觀虢文公引耕籍之典。膳夫農正陳籍禮。一曰膳夫贊王。其時三公六卿皆以位列。而膳夫公然首執天事。未嘗降在大府諸臣後也。若謂宰夫卽膳夫。則不特擅弓行之卽周語宰夫陳饗。膳宰監之。春秋亦云宰夫。彌熊蹠不熟。要足彼此通稱之名。蓋宰夫稱宰。膳夫稱膳。宰故膳。夫亦可稱宰。夫擅弓稱宰。夫杜賁春秋卽稱爲膳宰。屠蒯官名與人名俱不同矣。膳夫稱宰。夫非亂典猶之屠蒯稱杜賁。非亂人也。至如庖人膳夫職同名異。亦非

濫役膳夫膳宰固諸經所有然孟子又云庖人繼肉
廩人繼粟庖人廩人皆周禮中官名向使周制無此
官則孟子又何爲歷歷道之往在湖西講會論春官
鞀蒙一官宣城高阮懷謂鞀何必蒙尚書鞀奏鼓國
語鞀告有協風至祇一鞀字而已山陰張南士謂詩
云蒙眛奏公國語曰鞀獻典蒙誦則亦儼然有蒙字
何也是以善讀書者必不執一以攻一執所見以攻
所未見夫古書滅沒人所不見者多矣况古人作書
絕不類今人作文令彼此通見周史作梓材以告康
叔既有司徒司馬司空則其作酒誥以告康叔必易

以農父圻父宏父三名此豈周王可妄言周史可妄
記哉是必當時有此名而世未見也故周公論官祗
有周官立政二篇周官有恒稱立政諸官自不相
襲然而常伯常任準人不知何官庶言庶獄庶慎又
不知何官然且淳淳告誡曰三事曰三宅曰三俊其
歷敘夏禹成湯及文王武王則必三代原有此官名
而世罕見者假使此篇爲古文尚書爲周官經則羣
起而並攻之其廢之久矣人不識周禮盡亦取立政
而論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秋瞻
又名性稿

文輝克有駿
遠宗姬黃駿

周禮問

又謂古一官而異名者固不可盡聞但官名雖異而職並同者則當去其一如圻父是司馬則亦謂馮官外未聞又立一圻父官也今地官有牧人則不當又有牛人夏官有校人則不當又有圉人春官有鬱人則不當復有噍人天官有獸醫則夏官不當復有巫馬如此者不可更僕且周官三百六

十屬比之日月星辰之度有成數矣今通計每不止此數大約據宋人所辨天官六十三地官七十九春官七十一夏官七十秋官六十六卽五官之屬已有三百四十有九則加以冬官勢必又增六十將至四百餘而謂三百六十可乎

官名同異固不可拘然官職同異亦不可定據云牧人牛人不應兩設以爲純言牧則牛已在內可兼官耳殊不知牧不止牛合掌祭祀之六畜而牛人則又不止祭祀之牛有膳牛燕牛犒牛喪牛軍事任載牛原不能兼卽有謂六畜雖繁而爲畜則一後世並不

設公牛一官尚不患不給况已設其一何必自兩出
在周官中原設兩名詩爾牧來思註牧牧人出而國
語有牧協職又有犧人薦醴則設牧仍設牛入此非
作周禮者可私去也校人亦然在周禮所記職掌原
自不同吾姑以孟子觀之昔有饋生魚于鄭子產子
產使校人畜之池則校人又可兼澤魚之畜不止惟
弓圍人浴馬專職馬也至于鬱人築鬱鬯人釀鬯顯
屬兩事雖國語有鬱人薦鬯語此指祭時兼攝者耳
若巫馬一官專療馬疾他不可考嘗念論語有巫馬
期一人則古以官爲氏此必周時有是官而用爲氏

者官固不可造。然又敢私去耶。

至若周官多人。則宋元明攻駁者不下數十家。皆人自誤。並無一準。今此又誤矣。周禮每官各六十。此指各長官之屬爲言。如後世所稱堂上官者。天官稱治官之屬地官。稱教官之屬。除一卿二大夫外。有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合得六十八人。此六官並然者。六六三十六。爲三百六十一。未嘗羸一亦未嘗闕一也。今乃自爲數以漫當之。使校官數。耶。則天官之官約二百一十有奇。地官之官除鄉遂外。約四百七十有奇。春官約四百二十有奇。

夏官除典師外約四百五十有奇秋官約三百六十
有奇與諸家所攻駁者無一相合使按府史胥徒數
即則天官約三千五百五十零地官除門閭虞衡無
算數外約三千五百一十零春官約二千三百零夏
官除典師外約二千三百零秋官約三千九百零與
諸家所攻駁者又無一相合則自坐認妄罪矣且六
官諸官不必盡備卽各官徒役又何嘗謂列其數則
必按其人以克實之如司樂一官有弊人六百果須
六百乎司樂諸徒役共有七百四十九果須七百四
十九乎樂者非府史可紀其諸器搗持非讖聲者不

能將則亦何所用。諸徒役曰弟以名。其他官亦然。假如膳夫諸職共士六十餘人而其爲廚史行徒者且共有四百八十餘人。如必具其實則將使濟濟多士。克盈庖厨而屠宰非大徵大發公然有四百八十人。趨走其間無是事也。故旅士之設十應其三。徒役之設十應其二。此爲恒例。且其中有可兼者。有可攝者。有一設卽已者。有一設不再設者。有時而設時而不設者。有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可兼者如國語。嚮人。授鬻是也。可攝者如子產使校人代魚人。鬻魚。無羊。詩以牛人代羊人。牧羊是也。一設卽已者如王。其

則設掌舍有盟會則設詛祝有田狩則設甸視官
儼則設方相否卽不設是也一設不再設者如五路
之右初各立一官而其後但以齊右道有克之上方
建國都形方正封域第十初開闢時設此諸官而其
後祇屬之職方之掌而不必再設是也時而設時而
不設者如秋時采茶則設掌茶三時則否夏時采葛
則設掌葛三時則否十二年巡狩則設三謂謂訓夾
王車而道諸方之土地與誦諸方之事易他年則否
是也但有其名而全不設者如庭氏蕭氏蠃氏穴氏
屠族氏伊耆氏諸官何必有人至乎何嘗職中有整

隸閭隸夷隸貉隸各一百有二十八此不過列以爲
觀美示廢大綱使必衆人以實之則守且捕斯四器
以充足其數足敷官也

然又有禮者宗人皆言鄉禮可議書茲如夏官鄉
遂二職據鄉老職五家而凡有下者禮是也五比
爲閭有中士爲比皆四鄉爲族也五比以比五
族爲黨有下大夫爲黨正也爲州有州人夫爲
州長五州爲鄉有卿一人帶三鄉大夫六鄉之民
不過七萬五千家耳今每鄉有三大夫五人
下大夫二十五人上士一百一十五人中士一百

人下士二千五百人一鄉之中自卿至下士凡二千一百五十六官合六鄉之則有萬八千八百三十六官不知七萬五千之家何以供之然上八遂亦然合六鄉六遂當得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向使據孟子王制凡諸侯下士比之上大夫一人則此三萬七千八百七十二官當食三、四、四、千八百四十八人之祿冷鄉遂十五萬家何之供三十萬四千餘人之祿非妄乎

此則人人知攻之其爲說何止此數然卽以核之其爲數亦各不同據比五家設一士間二、五家設

五士閭士一人黨五百家設百士黨大夫一人州二
千五百家設五百士州大夫一人鄉一萬二千五百
家設二千五百士鄉大夫一人則一鄉除公半人鄉
一人外天子六鄉每鄉一卿即六卿也具有公半人
三卿爲公而分于六鄉兩卿止共得一公矣蓋六
卿分三公宰司徒爲一公宗伯司馬爲一公司空
司空爲一公而其名則取其下者假知宗宰爲公亦
稱司徒公故西漢之末漢以司徒司馬司空設三公
非古制也見尚書大傳說此以大夫三人士二千五
六卿不另設故不列鄉官數內大夫三人士二千五
百零二人合六鄉計之共得一萬五千零五官與所
較萬八千九百零三十六官之數全不相合且其官
甚卑即名大夫者亦不過邑宰縣長之通稱如春秋

稱。郈。大夫。邾。大夫。鄆。邑。大夫。之類。雖分中下實非六等大夫也。至于士則卑之尤卑不過庶人在官者與府史胥徒之屬不甚相遠。雖同名爲士而實則不同。如夏官有公司馬不必與司馬同秩。秋官有諸士不必與士師同等。况旅士至賤。卽師巫男子奄人小子。凡執鞭滌器之役皆稱爲士。故宗伯目後明列一條云。凡以神士者專以其藝爲貴賤之等。謂就其技之高低分爲士之上中下。此借巫男一例以概其餘。縱稱上士亦必不使食上農之食。何況中下。乃安據孟子槩以下士之祿授之。則全謬矣。况鄉遂之官迥異。

朝廟其所設諸屬徃有不必計祿食者蓋古制雖衰而編戶之法則未嘗亡也嘗計近代編戶自牌首甲長黨正里老以至鄉約圖總通村大鎮何曾不捱排編押動盈千萬而四顧闐然並不見有騷擾之跡形于毫毛若是者何也則以其人自爲食而非有他也然則鄉遂猶是矣古鄉官鄉老皆鄉人自爲之故鄉先生每有設教鄉塾觀里民出入兼司鄉飲賔興之事至鄰長間胥皆舉鄉人才智者以克其任是以司馬命官卽取鄉之里老黨正以使之行軍所云在鄉爲鄉官在軍爲軍吏猶之六卿在朝爲官卿在鄉爲

卿卿在軍卽爲軍卿並未嘗有擗外將軍另行推轂
之制蓋周官一書總以官不必備四字統概全經雖
設官多名而備實無幾况欲斤斤計六等之食無是
理也

乃又有宋人共誛爲非是者自歐陽永叔暨植氏
兄弟以下皆云書稱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
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附于諸侯百附庸于衛亦同
今周禮云諸公之地方五百里諸侯四百里諸伯
三百里諸子二百里諸男一百里則與周制異矣鄭

氏如其不可乃爲之說一爲三等武王增以千
男其地猶因商之制一斥大九州始皆益之
若然則其益封時必有所與所徙仿一公之封
而千男之國爲之徙者十有六不大廢乎又傳有
之曰方里而井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
里之國而千乘千里之國而萬乘古之遠也不然
百乘之家爲方百里萬乘之國爲方數圻矣豈可
訓乎然則周禮可信乎

尚書分土惟三正與孟子王制公侯百里伯七十里
子男五十里之制相合鄭康成過信周禮必依周禮

五等爲牢不可破之經。反以武成與孟子王制諸說目爲商制。若然則春秋鄭子產對晉問謂天子一圻卽千里。列國一同卽百里。餘自是而殺爲七十里。五十里。其說不可通矣。此等無理人人皆能言之。殊不知此非周禮本義。係康成誤解。妄坐周禮而世卒無有爲之暴白者也。夫周禮未嘗曰公必五百里。侯必四百里。伯必三百里。子必二百里。男必一百里也。彼以爲三等分國固有常制。然不無特設以待非常之典。假若有新封者必需賜國有大功者必需益地。則不能限以百里而就其特設約爲之限。大約公不過

五侯不踰四伯與子男以漸而殺而况此五百四
三百以開方計之則五百非千里之半也每州千里
以五百分之當得兩公而職方氏曰以千里封公
可有四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公五百
里則爲方百里者二十有五以二十五而較之百數
則其所爲二十五爲一公者凡有四公而百數已盡
是公五百里非千里之半也分千里之半爲五百里
而又分五百里之半爲二百五十里故曰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割食五百里之半而前鄭
後鄭各妄爲証解而終不得釋此千古疑案所爲各

在口而不能辯也。四百里三百里亦然。每州千里以
四百三百分之則侯當有兩之半而伯當有三。乃曰
有六侯十一伯則以千里開方得爲方百里者百而
六四百里則爲方百里者一十有六。伯三百里則其
爲方百里者九以一十六與九而較之百數則其所
爲一十六爲一侯者凡有四侯。凡爲一伯者凡有十
一伯而百數已盡。故曰諸侯之地封疆方四十里其
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亦三
之一。謂侯食四百里之一伯食三百里之一。雖千里
三侯尚缺半侯而約其成數不過如此。降而子男則

子分二十六爲四分有餘男分一百爲無所分此皆就其分合而約略計之故據其特設則公地倍半侯伯半倍子男似稍減而計其實數亦相去不遠此其說在夏官職方氏疏與王制正義已明明言之而世不深察也按職方氏云凡邦國千里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之周乎知天下恭統計九州之界方七千里以七乘之七七四十九則方千里者四十有九其一爲王畿餘四十八以六乘之六八四十八則分計八州每州應有方千里者六

而于是設法以行之。假使有大功者，當以五百里之公封之；耶則以一千里封公，公可有四；有次功者，當封四百里侯，封耶則以一千里封侯，侯可有六；又次以三百里之封，封伯耶則千里封伯，伯可有十一；又次以千里各分二百里作子封，耶則子可有二十五；又次以一千里各分一百里封男，耶則男可有百如。是則卽此五千里而五等之爵已可滿其數，卽一州可共得一百四十六國，統八州計之，當得一千一百六十八國。其與周制千八百諸侯已足彷彿，而况五百之數，祇留其半，四百三百祇存其一，則每州之中

所設法以待特頒者不過十分之三而其餘之定三等以立常制者未嘗乏也又况五千里外尚有一千餘里未計及耶是以五等分國本造爲設法之例以統數故曰可以之周知天下非謂一州之中必四

侯十一伯二十五子百男也買公彥曰周之稱

東西二伯耳今一州有四公則四八三十二

問周八百年間曾有三十二公否乎蓋立國

饒閒田王制曰三等之外其餘以爲附庸閒

附庸須賜閒田亦須賜魯頌曰錫之附庸此賜

庸也若閒田之賜則自賜國錫土慶地賞地外禮

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謂王之子弟當封者也
故宗人之職掌封王子弟之事且分同母異母之田
比之公卿大夫之三等而公卿在朝以食其田其
之後又有副田卽公卿世爵不必盡其田之
父祿者則又有祿仕之田其爲閒田之所具雖不
一是以厲宜以後尚有封鄕封小邾之事雖成國勿
開祇滿百里因有不满百里不成國之語而其後以
漸加賜如襄王賜晉文陽樊温原之類春秋地大不
盡侵伐致然也故特封之典專待有功若無功縱本
是公爵惟守百里地而無所增益王制註云周制有

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職是故也其餘鎮藩要
荒雖無封爵而封地之法則亦如之若蒞氏謂高爵
三等至周公斥大九州始益其封爲或併或徙必至
大擾此由不曉開田有餘之故而且誤以康成之臆
說爲周禮文失之失矣若其稱傳有之曰方里而井
十井爲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國而千乘千
里之國而萬乘若以百乘之家爲方百里則萬乘之
國爲方數圻矣其說似辨而大不然者十井爲乘未
嘗有此傳文也論語道千乘之國解者以司馬法何
出一乘計之當得百井出一乘百里之國以開方計

之雖有萬井然百井一乘則萬井止百乘于數不合
故包咸註論語謂十井出一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
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此包何二儒杜撰無據之言
而目之爲傳已可笑矣且揣其意一似開方百里則
地小不給而不知開方之說王制有之不始周禮且
王制開方統計九州凡千八百國並無一闕而以此
爲萬乘慮宋人不讀書卽歐蕪已然何足怪也

然而前儒攻闢者不一而足胡宏謂王贊同姓諸
侯后出雜獻其爲男女之別安在王應麟謂刑止
于五而秋官條狼氏誓取曰車轅此秦法也成周

之制斷不如是黃震謂鈞金束矢先入官而後聽訟此在昏靡之世猶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

此則所謂欲加人罪不患無詞者但未嘗無說周禮后夫人大饗出獻明見禮文故坊記云子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因之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古禮今廢明有可據並非周禮倡見也若刑止五刑固是常典故名曰典刑然此外或烹或醢或磔或用在春秋前後多有之故左傳早有轅諸梁門轅觀起于四境諸文何曾專是秦法况周禮所云係士師誓戒之詞用之軍旅皆也與

常制所以明戒尚書甘誓云不用命戮于社予則擊
戮汝則族誅之刑古不多見而甘誓實有之得毋夏
后氏用齊法乎至于鈞金束矢則並非流加之地訟
之人彼謂秋官禁民訟將以禁民之以貨賄相訟者
因卽以貨財禁之先使之入束矢束矢者百矢蓋禁
之使勿貨而非以貨爲訟也其禁民獄所以禁民之
以罪名相訟者故卽以贖罪之重緩禁之先使之入
鈞金鈞金者金三十斤亦以禁之使勿獄而非以獄
爲利也是鈞金束矢各有所用未嘗概施之獄訟而
讀書不解妄起攻辨誤矣况易之噬嗑利用刑獄其

于六四云噬乾肺得金矢前儒亦有以周禮金矢解其義者雖不必盡合然而周禮之必非杜撰此亦可驗也

至明羅喻義攻古文尚書兼攻周禮有云書曰虎賁綴衣趨馬小尹百司庶府詩曰趨馬歸氏辟夫左右皆中朝官也若三百六十屬雖繫六卿則王無親臣矣及讀書序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作冏命典冊赫然與大司徒並此豈為人屬者哉此甚不通者周官三百六十官以其屬六卿而便謂非中朝官非天子親臣則今六部非諸寺府屬官皆

非中朝官乎。凡周官三百六十屬，每官六十，皆指大
小卿僚屬而言。如後稱堂上官屬者，並非虎黃纓衣
趨馬小尹。膳夫左右，諸有名字之官，予前已明言之。
此皆二鄭誤解後儒誤評者。况天子親臣謂大臣正
六卿也。六卿之外，凡諸有名字官，並不得稱親臣。與
六卿並者，謂太僕正與司徒並，則太僕正一官之長
也。此親臣也。至左右攜僕，卽屬官矣。今謂左右攜僕
膳夫左右，皆中朝官，皆不得爲官屬，則欲于太僕正
外另開一左右攜僕衙門，與太僕並于宰夫外另開
一膳夫衙門，與六卿並不大亂乎。

但周禮之出在東漢儒者卽有林碩字孝存者謂孝武題爲末世遺亂不驗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惟鄭康成信周禮爲之條答而惜其說皆不傳向使林說能行當必有異于宋明之儒之或之者兩賢相阨不必康成是而孝存非也

林孝存存漢世未嘗有聞祇以攻周禮得名則其所攻者自必有出人思表爲俗儒所不能道故十論七難向亦嘗以不見爲憾及觀賈公彥疏周禮有數難載入釋義急取驗之爲之大驚此何等入而可以難周禮然後知周禮附大雖攻者四集而東游西滌仍

無畔岸秦漢以後所藉之以略見周制者幸有此書不可不察也據賈疏于春官女巫之職有云凡邦之大裁歌哭而請裁林鄭問答頗詳而惜其文多沿訛不可卒讀夫以周官至煩重其大事可議何止什伯而辨及女巫已可笑矣且七難未備其在隋唐間尙能傳道周悉如此節則此一節當實可發人悟思者而不意其言猥陋全不足道據云國有大裁歌哭而請魯人有日食而哭者傳曰非所哭謂不宜哭也又云哭者哀也歌者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裁謂哭則不宜歌也又云裁而樂之將以何請孔子曰哭則不

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謂哭而歌則非所請也。而鄭
答云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裁。害不
害穀物謂日食與旱暵不同。于民無困不裁害穀物
故不宜哭也。裁不然也。又云董仲舒曰。等求雨之術
呼嗟之而歌。詩云云。謂旱暵之禱卽是求雨。故需歌
也。又云然則雲漢之篇亦大旱之歌。謂原有詩歌也。
又云考異郵集二十四旱云云。皆呼嗟以成發氣。謂
此皆大災可歌哭也。又云多災哀也。歌者樂也。今喪
家挽歌亦謂樂非謂歌。亦有非樂者也。又云論語子
于是日哭則不歌。謂一日之中旣以哀事哭。又以樂

事歌是爲哀樂之心無常此云歌者憂愁之歌如雲
漢之詩非此之譏謂論語所記者以歌哭二事恐哀
樂無常故爲戒耳今歌是憂愁則歌卽是哭非二事
也就其問答則林誦鄭仲固不待言然鄭于此答支
離逃悶殊未俊快凡林所發難不過謂雩不宜歌哭
且歌哭不宜並用耳夫雩不宜歌哭則兩言火之雩
者吁嗟之祭也吁嗟者哀嘆之發聲卽哭也月令仲
夏之月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而用盛樂盛樂者師
巫之歌舞卽歌也若夫歌哭不並用則無禮尤甚試
問其所難者伊何人巫也巫則以歌哭爲能事不讀

易乎。易之中孚曰：或鼓或罷，或泣或歌。夫中心相孚，有何疑貳？而鼓罷不常，歌泣並用。至于如此，以爲此中孚者，上與下兌，兌者澤也。而夫子說卦傳曰：兌爲澤，爲少女，爲巫，爲口，舌。是內卦爲兌，原有女巫之象。而六三爲兌口，則正值女巫口舌歌哭並用之際。是以鼓罷不常，歌哭雜見，則是女巫之職。正以此著周禮是文，直通周易而孝存，不知康成亦未曉盲人暗馬千載一轍。吾故曰：漢儒通經而未精究，後此者此非妄言也。

又夏官制軍之法，賈疏云：鄭答林碩爲三萬之大數。

者以實言之也此則林疑與鄭答俱不詳載祇此一語又不可解然推其意大約林疑周禮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之說謂魯係次國當得二軍何以魯頌有公徒三萬之文故鄭以大數答之謂魯原有三軍春秋書作三軍舍中軍者非其實也惟三萬者係三萬七千五百之大數乃是實耳實則公徒三萬係千乘之國每三十人爲一乘之數非軍制征軍之數問與答俱未是也又鄭答林頌云軍者兵之大名推其意似林疑周禮軍師之稱謂古稱六師無稱六軍者故鄭以大名解之此則更猥陋不足道者春秋

襄十四年云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爲六軍諸侯
之大者三軍可也則顯然以軍名且顯然有大國三
軍之法故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而以是相難劣
矣若國語萬人爲一軍亦舉成數而言之非有異也
然而書詩易三經則禮記多引之周禮儀禮禮記
三經則詩書三經並未道及卽孔孟二書其論經
多矣然未有論及三禮隻字者何也

此予之所以疑此書爲戰國人書也然此書爲戰國
人書而其禮則多是周禮當讀大戴記朝事一篇其
中所載大宗伯典命典瑞大行人職方射人諸職全

是周禮原文所差不過一二字考是時三禮未出大小二戴于儀禮則直受后蒼曲臺記立二戴之學于禮記則尚未有定當時見于西漢書府者猶有二百餘篇而周官一經則未之見也乃大戴所錄則儼然有朝事諸文在周人言周禮者與今周禮相同此豈戴德見周禮而附會之抑亦李氏上周官經時竊襲此朝事諸文而增入之也然則周禮果周制其爲周未言禮者所邇見當不止朝事篇矣是以內則一篇亦有凡食視春時凡和春多酸及牛宜稌羊宜黍一十四句又有春行羔豚膳膏臠及牛夜鳴則瘠十句

與周禮文全同。所差不過古今文一二字間。此必當時言禮家所習言習用。故彼此並出全文。不易斷非一人一意可撰造者。况當時書多所傳。禮記外原有孔氏學七十篇。及明堂陰陽王史氏記所載多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典。而惜其書無一存也。